



(左)
《碌蘭街》(2018)
(右)
《鴉雀無聲》(2018)



THE AFFECTIONATE PAINTER

從香港城市景色到刻畫小人物，年逾八旬的朱興華先生創作了悠悠半個世紀，畫風帶著素人畫的稚氣，加上世故的淳厚，可謂充滿人情味。今次便跟朱先生在其於漢雅軒舉辦的最新個展《朱興華：赤子爾我》相會，走走停停，細聽他分享創作經歷，以及作品的背後故事。

Text: Karma Cheung



停筆兩年，朱興華先生
在最新展覽中帶來
20多幅新作。

說到令人敬佩的香港藝術家，著實不得不提朱興華先生，從精神科護士到全職藝術家，其創作一向與護士生涯長年並行，還有不少作品成為了 M+ 博物館的藏品。今次便在本地畫廊漢雅軒 Hanart TZ Gallery 帶來最新個展《朱興華：赤子爾我》，展出二十多幅新作。今次除了「城市人物」和「花卉」系列，更特別帶來一批首次亮相的新系列，以「軀體」為題材共四幅作品，正式將焦點放到身體並做出致敬，探究生命的溫度，「身體很妙，造物者的智慧是無上的，其實就是百份百的美。」縱使畫作橫跨多個年代，朱先生總會在畫紙的背面，掃上一層或深或淺的墨彩，「將感情融入紙筆墨。」

「去英國是我藝術之路的開始，」在廣東省出生的朱先生，1950 年隨家人來港定居，1965 年於英國完成精神科護理課程後，回港從事精神科護理員工作 22 年，期間亦有報讀香港大學校外課程學習繪畫。回想當時更是特別感慨，朱先生表示正因為有幸去英國學習護理，透過感受當地豐富的藝術文化，才能領略到大師的創作精神及精髓，「欣賞及分析大師的共同點，發現他們具備藝術天份、創作慾及投入度，於是把他們當作榜樣，推動自己。」

善於繪畫小人物的朱興華先生不少人物取材自病人，護理經歷更令朱先生懂得觀察及明白病人的情感。「那些病人彷彿曾經相識，大家都很开心，在醫院裏生活。他們的身體語言與常人都不同，每個人彷彿都有 acting，要透過他們的言行舉止理解其腦中思想，所以他們給我很多靈感，令我很自然融入了他們的生活。」

觀察朱先生的作品，不期然會發現一幅畫便是一個世界、一個舞台。「若能重新來過，我會選擇拍戲。」受做大戲的父親影響，從小看舞台表演長大的朱先生，對於舞台及演戲實在太過認識又特別嚮往，「不過沒有機會了，那麼就在畫作中發揮。」對於作畫，朱先生形容自己在創作中像導演，「畫作中的人物都是我編排的，就像一個導演編排演員演戲。中國人說畫『可遊』，那你真的遊了入去。正如導演如何指導演員，是自己也要投入，才可以做到你要做的東西。」喜愛音樂，尤其愛唱粵曲的他，亦有不少音樂元素融入在畫作中，例如雲也是其中一個表達音樂動感的方法，帶有不少含蓄的動感。

「我對香港是加了感覺進去的。」香港景色一向是朱先生創作的題材，例如薄扶林村、天后廟，「我住了很多年，覺得香港是一



藝術家朱興華。

個很有 taste、生活很豐富的地方，就像是一個小的美國。尤其是我以前住在油麻地廟街，大家生活很和諧像一家人。」即使描繪城市或者很寫實的題材，朱先生也不會被現實所侷限，天馬行空的想法令山可以是黃色，海可以是黑色，天空可以是咖啡色，比例甚至畫作空間的排列也可以不符合真實。例如為《可愛的婆婆》（2020）注入香港沒有的冬天、《砵蘭街》（2018）以密集的字牌帶出街道的熱鬧，有時還邀來其孫子一起創作，例如為《鴉雀無聲》（2018）的元朗景色添上數筆。「作畫時我會

思考如何保留大家對當地的認知時，盡量發揮。」

藝術創作可以說佔了其生命的很大一部分，「一幅畫就是我的日記，因為由開始到完結，所有的畫作就是我一生的傳記。正

如一個運動員想拿多些金牌，一個視覺創作者想多創作能夠感動自己的作品，所以有時候我會安靜地把畫作拿出來再看，與它溝通的時候，產生感情。」多年創作，朱先生更是未曾試過拋棄一幅畫作，「我未曾試過挫折，有信心沒有什麼是解決不到的，有時更可能因為改了錯處而得到新的技巧。」

悠悠半個世紀創作歷程，問及什麼推動其創作，朱先生回答得俐落——生活。「因為生活是多姿多彩的，所以我去很多地方找尋靈感。永遠不會畫一幅沒有意念的作品，像這兩三年經常在家便找不到題材，所以畫到 2020 年就停了。」很多人都在尋找方法途徑重燃生活的熱情，不為畫而畫的朱先生亦然，已經停筆兩年，未來仍然是未知數，「只希望社會變好，生活又改變，又有新的題材及感覺，那麼我就繼續開始創作。」

《朱興華：赤子爾我》
日期：即日起至 11 月 5 日
詳情：Hanart.com